

# 平廣記

九十三卷

庫	文	閣	印
五	三		
五	二		
兩			
一	五	二	九
〇	冊	號	和
癸			

三	三
九	二
	五
	二
	九
七	二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12)
函號	309 11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一

異僧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祇園寺  
宋文帝嘗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徇物不獲其  
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  
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苦身

刻已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  
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  
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鐘律正時令鐘律辨則風雨調號  
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眾矣安在乎  
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弘濟也文帝撫几嗟歎稱  
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為  
虛說滯近教者拘戀章句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達可以言  
天人之際矣出劇談錄

###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琅  
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亾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  
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懼自度居之

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  
斬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閒雅羽衛亦眾致敬畢乃言弟子主有  
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真實故  
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誠  
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  
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一人送錢一  
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斬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  
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誠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  
受誠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  
而已出圖經

###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

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  
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  
先屠東門一城盡斃置其首于西明門外為京觀焉市井破落  
所在荒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  
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云若知  
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  
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  
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名僧  
通僧通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  
則爛及景死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  
屠膾羹食之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出廣古今  
五行記

### 阿專師

侯景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專師多在州市聞  
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  
處未嘗不在其間鬪爭喧囂亦曲助羽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  
五日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  
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日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嘻笑  
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  
遮約阿專師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  
墻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  
不禮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聞在長安還如舊態於  
後不知所終

出廣古今  
五行記

### 阿禿師

北齊初并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

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于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遍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寺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恠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出慮動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

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禿師首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出廣古今五行記

###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趨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負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于此無還志約旣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耳神因操鉢舉匕以筋視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

懼遂食斯須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彊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為汝試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千里構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眾因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汚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

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卧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鬪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遭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為大功長者云

出紀聞及朝野僉載

釋知苑

唐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室一切經藏以備法戒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寫

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卽以石塞門鎔鐵固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與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電明日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為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繼其功焉

山真報錄

法喜

隋煬帝時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宮內安置於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升堂觀看因驚走下堦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

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為狂言命鑠著一室數日三衛于市見師還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鑠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叢白骨鑠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敕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者奏聞敕所司脫鑠放師出外隨意所適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卧床去薦席令人於床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于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見還在郡敕開棺視之則無所有

出拾遺記

法琳

唐武德中終南山宣律師修持戒律感天人韋將軍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衛護內有南天王子張瓊常侍於律師時法琳道人飲酒食肉不擇交遊至有妻子律師在城內法琳過之律師不禮焉天王子謂律師曰自以為何如人律師曰吾頗聖也王子曰師未聖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聖人律師曰彼破戒如此安得為聖王子曰彼菩薩地位非師所知然彼更來師其善待之律師乃改觀後法琳醉猝造律師直坐其床吐於床下臭穢雖甚律師不敢嫌之因以手攬造功德錢納之袖中徑去便將沽酒市肉錢盡復取律師見即與之後唐高祖納道士言將滅佛法法琳與諸道士競論道士慙服又犯高祖龍顏固爭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護法菩薩其琳之謂乎出感通記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出紀聞

駱賓王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間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為詩曰鷲嶺鬱岩峩龍宮鏤寂寥第一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



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荅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滄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荅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為名故人多獲脫之出本事詩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二

異僧六

明長洲許自昌元祐甫校

玄奘

萬迴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玄奘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鑿空房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

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樊果還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

出獨異志及唐新語

萬迴

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值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因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彼此總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思焉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吾兄所要者布裘糗糧巾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

矣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玄奘法師向佛骨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謫向閩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閩鄉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奘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常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常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常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鳩之不悟為玄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

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已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眾于塔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山談實錄及兩京記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復其本記念精熟如數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于人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于嵩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于几案上鍾楚既作鴻請普寂曰

某為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蓋于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力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至于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與裁一無遺亡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僧于庭布筴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筴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筴又問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十

衍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大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衍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類子也初衍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衍常思報之至開元中衍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衍求救衍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求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衍從而謝之終不顧衍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衍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

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衍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莖枯出擊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云天師衍和尚至矣衍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衍語訖降階入

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鍾一衍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出開天傳信記及明皇雜錄西陽雜俎

無畏

唐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網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塔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

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脩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牙也

出開天傳信記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闕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存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今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隄阜以杖撞築地為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為

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  
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兵馬  
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揔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  
逆胡關下闕鄉盡爲戰場矣出紀  
聞錄

###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  
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  
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  
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  
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  
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

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  
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  
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會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于史氏先  
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  
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  
夏五月年三十方任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與吳興  
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  
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  
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  
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  
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  
之壽架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

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  
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  
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闕無所觀  
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  
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  
乞食于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  
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  
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  
洒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  
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殞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  
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狀枯瘠容而筋力不  
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

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  
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列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于此  
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  
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  
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旣而泣曰師存而我已  
六世矣悲夫吾旣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  
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  
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  
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  
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  
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  
爲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三  
之遊照許之其夕借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  
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  
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無矣愚  
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宣律師

宣律師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師逐靜在京師城南故淨  
業寺修道律師修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人來至律師所致  
敬申禮具敘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  
王名璠是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業孫主即未許之令  
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於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  
日遂感舍利吳王手執銅瓶傾銅盤內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  
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闕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  
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諸允今業在天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



六平慶言 卷之三  
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鬪爭凌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卽至前事擁鬧不久當至具令弟子等共師言不久復有人來云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次又一人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之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二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燒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

佛垂誠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薰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亂將軍樓遲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為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諮請且沈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也宣師又以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湧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

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鷺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興  
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爲海神蹋船所沒初取像人見海  
神於岍上游謂是山鬼遂卽殺之因爾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  
在一船其多寶舊在鷺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  
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  
濶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尚存而無僧往  
經同此文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  
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  
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雋州二千餘里問去  
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  
墳隨出隨除怪不可平後見拆開深怪其爾乃深掘丈餘獲像  
及人骨在船其體骨肘脰悉皆麤大數倍過於今人卽迦葉佛

時瞿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時劫滅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  
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爲老人指攜方便須臾至  
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  
不測其根源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寶寺又問  
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亾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  
耶答曰亾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  
世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  
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  
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也周訪  
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  
字檢春申是周武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  
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時之事決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曰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跡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跡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汚此像獲像神曠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

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暝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佳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

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者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又問目連舍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往文殊所住之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反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卽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卽其處也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於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爲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今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

首卽是三會寺佛釋迦如來得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王遊大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鄙京之東南也西天竺國具有別傳云歲長年是師子國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舍人聞斯勝迹躬至禮拜又奏請欲往北代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敕給驛馬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在處供給諸官人弟子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雜畜旣到代州清涼山卽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臺佛堂卽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石勁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於七日五體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踴躍指揮四方上下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虵身長數里從北而來直上

長年長年見喜銜師脚過變爲僧形諸人懼怕皆悉四散唯長  
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律師又問天人曰自昔  
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  
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  
佛之元帥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大工非人境界不勞評泊  
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代州西見有五臺縣  
清涼府皇唐已來有僧名解脫在巖窟亡來三十餘年身肉不  
壞似如入滅盡定復有一尼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迹迦藍  
菩薩聖僧仙人仙花屢屢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  
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  
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色類不同四周樹圍人移花伏別  
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營人寃年月莫知來由或

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傳互說不同如何爲  
實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  
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  
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山  
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  
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唯五臺獨驗  
今終南太白太華五嶽名山皆有聖人爲住持佛法令法久住  
有人設供感計徵應事在別篇不煩此術也又問今涼州西番  
盤音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  
山人不信業報以殺害爲事於時住處有數萬家無重佛法者  
菩薩救之爲立迦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  
能令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於

太平廣記 卷之三  
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下壓之菩薩揚威勸  
化諸人便歛迴心敬信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花隨處街巷華  
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  
百四十里東西八十里彌山巨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  
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  
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  
趣中又發惡願被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  
便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  
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殺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  
此像遠在空中寺破已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  
室滅至劉薩訶師禮山逆示像出其薩訶者前身元是利賓菩  
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也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

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爲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  
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比天竺大阿羅漢優婆塞那  
以神力加工匠後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  
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諸彌勒菩薩指揮作檀室處之玄奘師傅  
云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跌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  
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旃檀第三金第四  
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窟映徹見人臆  
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阿羅漢生母亡復生生扶南國念母重  
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出家住新興寺  
獲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母今見  
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法盛曇無謁者再往西方有傳  
五卷略述此緣何忽云羅什法師背負而來耶宣律師因問什

師一代所翻之經人多偏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已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偶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爲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俗中常論被秦姚興打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然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在三賢所在通化那繁補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殊指受令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亾玄致者也又問邠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於時此寺有一二三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寺額又問金玉華宮

南檀臺山上有罽塔面別四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傍有碎磚又有三十餘窰磚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敕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京都長安數夢此山佛見在磚塔中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酒醉落馬爲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磚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沒趙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齡寺今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卽是寺鍾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至貞觀年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羣鹿來集

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一丈許見今供養又開荊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將至梁朝今京師復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荆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薄國寶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贈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文帝遣使人柳顧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別刻檀將往然古當時訪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荊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真者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別除漆布真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覲靈儀令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與善像身一一乖

本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惡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主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萬人已上此神本僧為迦葉佛兄後為弟子彼佛憐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伏與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跡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見付囑儀中又問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多有靈迹何也答曰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留迹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二年山神命終生堯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即舊神親



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爲現小迹以化後神  
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現莫匪有由焉見付囑儀又問沁  
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近耶答曰此窟迦葉佛  
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也又問渭南  
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澗者答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  
處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歲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又  
問此土常傳有佛是殷時周昭莊王等造互說不同如何取定  
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  
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該三千百億  
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干之中  
前後感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據法報常自湛然不足  
歎也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幽冥

難得其實此事云何答曰此實不疑爲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  
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  
好挺異於水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  
現忽異本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北山玉華荊州長沙楊都  
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書其光跌依  
梵本書漢人讀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令諸鬼神隨緣所  
感流傳開悟今觀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  
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殺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猶得所  
殺無辜殘害酷濫故諸神鬼攜以鎮之令諸冤覓得生善念周  
朝滅法神亦徒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  
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不異答曰人稟七  
識各有人心識爲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

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恒隨律師又問天人曰其蜀地蘭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如初立有歡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故至正月處處燃燈以供佛寺云爾

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四

異僧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宮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臥疾不隨眾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已受持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於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吾也沙彌得鉢捧持競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

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嶽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八九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俛首閉目和尚誡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回向三寶令諸僧爲之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出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之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

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卽却爲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卽吾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其艱難汝可救之時裴寬爲兵部郎中卽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於堂門之外淨設牀席僧入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年十八歲而卒

出原化記

###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

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  
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  
禱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之命乎曰  
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爲曹  
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旣得之願以報某休璟  
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  
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旣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  
某天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  
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  
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旣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疎淺相國  
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  
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

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  
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旣至郡數日乃  
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  
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  
願獻之張大喜卽獻之旣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  
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  
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極  
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卽命駕齎厚直而訪之果得  
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  
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  
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  
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

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可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置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其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

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逝去竟不知其所適

出宣室記

###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敗大憂之乃求錢爲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

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而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洩  
之後汝與吾俱死今汝聰穎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  
母因與流涕而訣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  
師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  
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僞答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  
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  
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小逕將投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  
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  
又曰出家閒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  
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髮又解衣裝出  
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

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  
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爲其弟  
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寺主駭其  
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唐室中興  
求瑯琊王後師方謂寺僧言之寺僧大駭因出請岐州李使君  
師從父也見之悲喜因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  
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  
夫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不肯師給曰  
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浴師候女出因之嚙門女  
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  
故爲慾逼今旣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  
地而師亦氣絕戶旣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

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即已復蘇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傳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救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為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倍為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眾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回居于興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既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臥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脇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為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

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

出紀

### 玄覽

唐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也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亦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為寺之患發瓦探穀壞牆熏鼠覽未常責之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糲之或有怪之乃題詩於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遠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為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曰吾將歸矣遂遠浴訖隱几而化

出西陽雜俎

### 法將

長安有講涅槃經僧曰法將聰明多識聲名藉甚所在日講僧

徒歸之如市法將僧到襄陽襄陽有客僧不持僧法飲酒食肉  
 體貌至肥所與交不擇人僧徒鄙之見法將至衆僧迎而重之  
 居處精華盡心接待客僧忽抗斗酒及一蒸飽來造法將法將  
 方與道俗正開義理共志心聽之客僧逕持酒殺謂法將曰講  
 說勞苦且止說經與吾共此酒肉法將驚懼但爲推讓客僧因  
 坐戶下以手擎飽裹而食之舉酒滿引而飲之斯須酒肉皆盡  
 因登其牀且寢既夕講經僧方誦涅槃經醉僧起曰善哉妙誦  
 然我亦嘗誦之因取少草布西牆下露坐草中因講涅槃經言  
 詞明白落落可聽講僧因輟誦聽之每至義理深微常不能解  
 處聞醉僧誦過經心自開解比天方曙遂終涅槃經四十卷法  
 將生平所疑一朝敬釋都盡法將方慶希有布座禮之比及舉  
 頭醉僧已滅諸處尋訪不知所之出紀 太平廣記卷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五

異僧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  
 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  
 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  
 闍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  
 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  
 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倖人  
 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



脩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湏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文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替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日師若常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旣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疋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爲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

火照牀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旣禪行素高聲價日盛傾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大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湏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

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  
深入遙聞大聲叫叫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  
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鐺鎖其項或穿其胷骨者  
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鈎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  
言曰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  
他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飢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  
鎖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  
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  
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鎖眾生數萬彼何  
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  
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以為  
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鎖之昉曰適見三五輩

老者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  
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  
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  
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  
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人至自稱  
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  
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眾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  
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保王語諸神曰  
從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  
鎖貫腦曳去而鎖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  
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  
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

釋提栢國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則前左肩頭負五色毘  
而言曰：帝釋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默然還座。夜叉遂繫繩  
牀，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不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  
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  
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  
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  
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  
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  
聽受昉曰：此事誠不女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為命，常  
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死。今也  
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為辭也。昉不可  
忍，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

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撫然曰：本欲畱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  
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  
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  
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  
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  
各領徒眾，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  
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  
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  
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  
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帶其果  
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其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  
識。昉畧言其梗槩，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實

緣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  
 天人飲樹木中泉其瀦下者眾鳥同飲以黃金為地地生軟草  
 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  
 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即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  
 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  
 身光踰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觀其異備  
 言其見乃請畫圖為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初到寺毛  
 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  
 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為妖時則天  
 在位為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問之而不  
 罪也畱昉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畱數月則天謂昉曰  
 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

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昉所行之處  
 脩造功德吾既得過止昉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

出紀聞

相衛間僧

相衛間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超絕然而  
 聽者稀少財利寡薄如此積年其僧不憤遂將經論徧歷名山  
 以訪知者後至衡嶽寺憇泊月餘常於寺間齊獨坐尋繹經論  
 又自咎曰所曉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舉頭見一  
 老僧杖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窮究何義理僧疑是異人乃  
 述其由兼自咎曰儻遇知者分別此事即鉗口結舌不復開演  
 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  
 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眾僧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

太平廣記 卷之五  
乎老僧曰吾試為爾結緣因問師今有幾許貲糧僧曰自徂南  
縣歷行萬里糧食所費皆已竭矣今惟大衣七條而已老僧曰  
只此可矣可賣之以所得直皆作麩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  
約數千人食遂相與攜至平野之中散撥焚香長跪呪曰今日  
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為弟子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  
鳥雀亂下啄食地上螻蟻復不知數老僧謂曰爾後二十年方  
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用講說也言訖而此僧如言後二十  
年却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壯者十無  
一二出原  
化記

道林

唐調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瞻敬  
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日辭去云貧道在此撓瀆多年

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開展經  
歲餘開鑲見有金數千兩後賣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  
真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薛甲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效職出  
桂

林風  
土記

淨滿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眾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  
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詣闕告之則天大  
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案便行誅戮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  
懷古推事疎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  
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  
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死不恨矣則  
天意乃解懷古後副閭知微和親於突厥立知微為南面可汗

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  
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  
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爲忠恕之報出大唐新語

法通

長安懿德禪院者唐中宗爲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飾焉禪院  
內有大石曰重五百斤隋末鄠縣沙門法通自南莊致於此寺  
法通自少出家初極厓劣同侶輕之乃發憤乞願壯健畫寢樹  
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驚遽呼覺法通云忽夢有人遺  
三馱筋使我噉之適噉一馱筋遽覺便壯健試舉大石曰不以  
爲困有寺僧行戡本稱有力通於是遂乃竊其所服之袈裟舉  
堂柱而壓之行戡見而驚異盡力莫能取通徐舉柱而取衆大  
駭之通力兼百人時咸服之以爲神助焉出西京記

太平廣記  
卷九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六

異僧十

明長洲許自昌元祐甫校

僧伽大師

迴向寺狂僧

嬾殘

常臯

釋道欽

辛七師

嘉州僧

金剛仙

鳴鳩和尚

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  
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  
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  
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  
出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  
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

太平廣記

卷九十六

四三十一

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  
殿語師曰京畿無雨以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  
水泛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脩寺額以  
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普照王字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  
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  
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  
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徧滿於長安中  
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  
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頃息頃刻之間奇香郁  
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  
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  
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

此即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  
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迴亦卒師平生化  
現事跡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

出本傳  
紀聞錄

### 迴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  
布施及覺問左右竝云無乃遺慕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  
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  
要幾人曰但得齋特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  
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礮石驚曰此地人  
即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  
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  
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

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

出逸史

###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佐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隨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于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墮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糜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



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  
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  
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  
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  
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  
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  
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出廿澤謹

### 韋臯

唐故劔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  
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成怒之以弊席坐  
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  
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

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  
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  
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  
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與韋氏  
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  
節制劔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也

出宣室志

### 釋道欽

釋道欽住陞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  
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  
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  
名理又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賁城蓋得道者長安

太平廣記 卷之六  
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

出酉陽雜俎

###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其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遯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為辛七師

出貴室

### 嘉州僧

利州廣福禪院則故戎帥張處釗所創因請長老靈貴主掌以安僧眾經數年矣靈貴好燒鍊忽一日取眾僧小便以大鑊鍊而成霜穢惡之氣克滿衢路堂有一僧元自嘉州來似不得意咄咄焉靈貴覺之遂請收買眾僧食米糞其少在院內不旬月其僧盡將簿曆錢物就方丈納之云緣有小事暫出近地遂欲辭去其夜於堂內本位跏趺奄然而逝眾僧皆訝其無疾告行常儀堂內有僧遷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請眾僧人擎一枝送至郊外壘而為棚焚燒訖即歸院集眾以其所有衣鉢盡歸眾用以為常例其名曰坐亡僧於裝糊之上維那十念訖將欲下火其僧忽然驚起謂維那曰有米錢二貫文在監行者處又合掌謂眾僧曰來去是常謝諸人遠來相送瞑目斂手端然不

動右脇火燃即成灰燼衆咸驚駭是知圓明真性死而不亡或  
來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閒話

###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  
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  
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村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爲舟忽  
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四蛇嚙舟窻其  
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枳  
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蜘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  
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去頽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  
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  
燄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憤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

毒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  
絲而襲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  
穴振環杖而呪之蜘蛛即出於僧前儼若人聽及引錫觸之蛛乃  
殞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  
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  
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  
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舟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鑠潭畔搖錫大  
呼而呪水俄而水闢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鯁魚可長三  
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  
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  
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昔帝曾用  
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

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  
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小兒  
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  
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  
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  
人知師有難故飛翼奉救言訖而沒眾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  
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舟歸天竺矣出傳奇

鴟鳩和尚

鄧州有老僧日食鴟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饑之際  
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  
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僧後不  
食此味都驗眾加敬之號曰南陽鴟鳩和尚也出雲溪太平廣記卷九十六友議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大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鑒師

從諫

秀禪師

洛都天宮寺有秀禪師者俗姓李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  
荊州後移此寺深為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  
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  
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  
又有一寺鍾樓遭火一寺經藏焚燹殊可痛惜寺眾不知其意

至夜朱火果焚佛殿鍾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常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名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為其碑文出西京記

義福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縉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擅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名其學徒告已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昇坐為門徒演法乃曰吾沒於是日當以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

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偽署房瑄贊兩朝立大節出明皇雜錄

神鼎

唐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斗每巡門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細綿羅綺亦著於利貞師座前聽講問真師曰萬物定否真師曰定鼎曰閣梨言若定何因高岍為谷深谷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為定耶真師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為地喚地為天喚月為星喚星為月何得為不定真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善

太平廣記 卷六十一  
薩行也鼎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悲打之卽怒罵之卽嗔以此論  
之去菩薩遠矣出朝野  
僉載

###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亾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  
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以縹裘盛暑不脫由是  
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  
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  
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常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  
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駉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  
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遯去自  
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  
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名大師至曰僧當死

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  
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  
蚋徒嗜羶腥耳安能如龍雀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  
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  
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旣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  
師座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  
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措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  
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  
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亾去矣羣僧益異其  
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焉出宣  
室焉

### 和和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

愚眾號為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常至公主家  
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  
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  
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  
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  
一子長曰潛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出紀聞錄

空如禪師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  
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藝之成廢疾入陸渾  
山坐蘭若廟不暴山中偶見野猪與廟鬪以藜杖揮之曰檀越  
不須相爭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媒者出朝野僉載

僧些

唐貞元初荊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常遇伍伯乘醉  
於途中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從前隱慝也伍伯  
驚而自悔出酉陽雜俎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  
覺君雖無定多寓閩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施曾不顧  
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  
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孳手足復惜語言  
惟嗜飲食口如溪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  
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  
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閩鄉叩頭杖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  
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選日於

河上致齋廣名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齊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疎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足顧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出集異記

鑒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旣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

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卽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請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鑒師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

出宣室志

從諫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捨妻子



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  
推服及來洛遂止敬愛寺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  
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  
馭鳳驂鶴之儀薄黠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  
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  
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積雲駭  
雨霆擊石傍大檀雨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趺坐若無所  
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  
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遇於院門威貌崇嚴不  
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旣去  
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剛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  
所信嚮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

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童  
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花會  
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年有八十餘  
矣玄童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尸墮林中施諸鳥獸三日  
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  
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  
春秋奉香火之薦焉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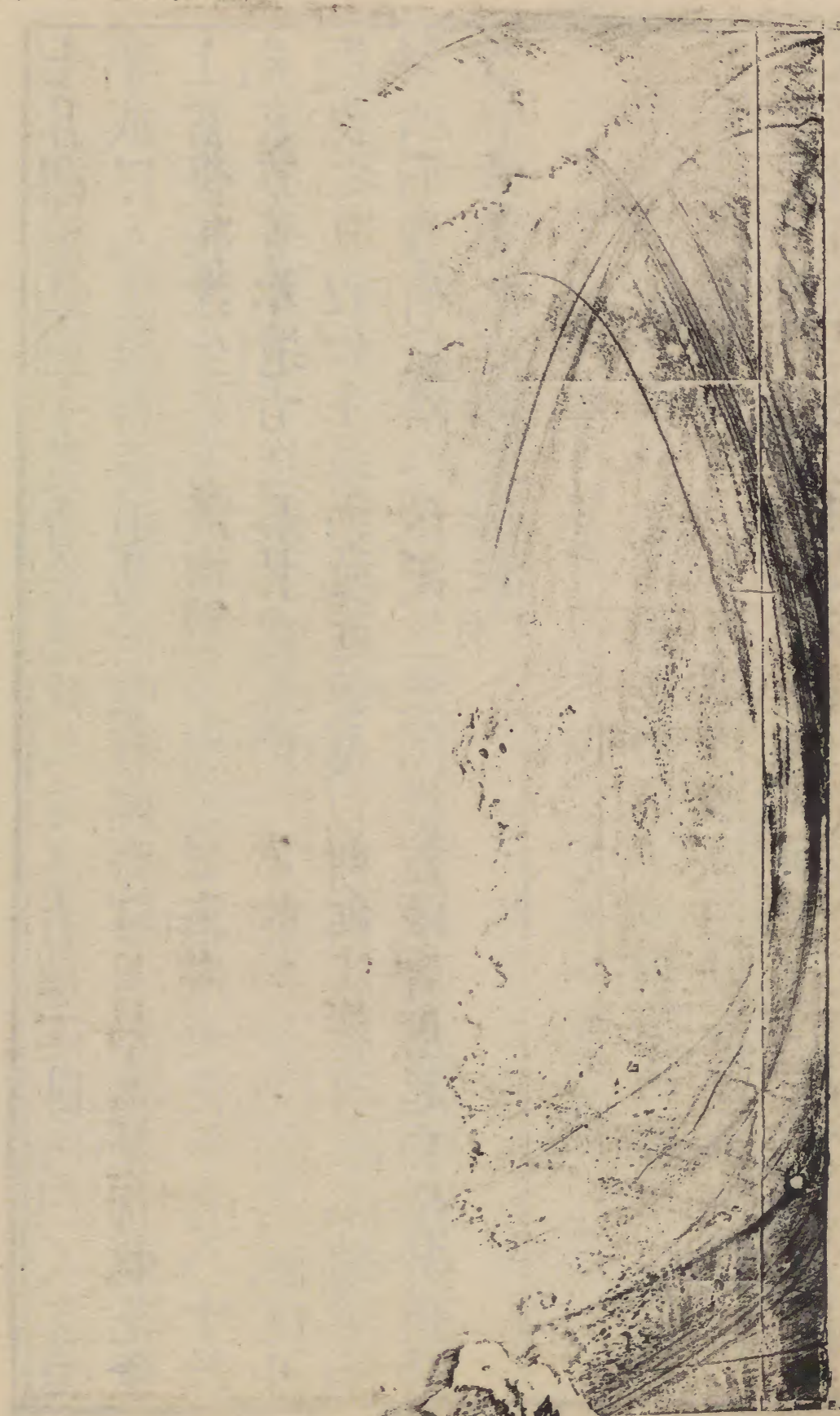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卷九十七

六

一七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八

異僧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束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陀薩

興元上座

趙蕃

懷濟

智者禪師

法本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名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名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

太平廣記

卷九十八

一

太平廣記 卷之六  
四六十六  
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  
陳目前事爲驗庶表其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卽指其地曰  
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無觀  
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  
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  
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  
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  
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  
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騭  
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  
羊公大驚卽名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  
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

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出宣室志

###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  
僧不及隱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  
碗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嘗繆  
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撻  
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  
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訣往乃依僧解衣  
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  
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  
與僧各食一帶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域靈境不  
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

出論亦疑生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不言論至州使名僧  
僧已逝矣出西陽雜俎

抱玉師

抱玉師以道行聞居長安中師而事者千數每夕獨處一室闔  
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後年九十卒  
時方大暑而其尸無萎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及卒來治喪  
將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  
曰佛有慶祥光今抱玉師有之真佛矣出宣室志

束草師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卧於寺西  
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  
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管之臭衆方知為異人遂

塑灰為僧於佛殿上世號為束草師

出西陽雜俎

惠寬

綿州淨慧寺僧惠寬先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  
像惠寬時在不肯禮曰禮則石像遂倒不勝致也既禮而天尊  
像果倒腰已折矣後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捕魚為業惠寬與  
受戒且曰爾輩不當以此為給吾能令汝所得不失於舊因指  
其池畔盡生菌蕈漁人採之省力得利後人呼為和尚蕈也出成都記

素和尚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數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  
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輶脂不可浣昭國鄭相  
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桐各植

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狼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案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華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出西陽雜俎

懷信

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凭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卽訪懷信信日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出獨異志

佛陀薩

有佛陀薩者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自言姓佛氏陀薩其名也嘗獨行岐隴間衣黃持錫年雖老然其貌類童騃好揚言於衢中或詬辱羣僧皆怒焉其資膳裘紵俱乞於里人里人憐其愚厚與衣食以故資用獨饒於羣僧陀薩亦轉均於里中窮餓者焉里人益憐其心開成五年夏六月陀薩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爲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於是里中之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漆其尸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髮僅寸餘弟子卽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戶竟不開焉出宣室志

興元上座

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尸陀林以餅裹腐尸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

太平廣記

成精進也

出雲溪友議

趙蕃

唐國子祭酒趙蕃太和七年爲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於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卽命延入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亦可禳去蕃卽拜而祈之僧曰遺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爲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卽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羣僧僧皆不類且詢法安師所止周徧院宇無影響踪跡後數日蕃出爲袁州刺史

出宣室志

懷濟

秭歸郡草聖僧懷濟者不知何處人唐乾寧初到彼知來藏往

皆有神驗愛草書或經或釋或老至於歌詩鄙瑣之言靡不集其筆端與之語卽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曰家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曰家住閩川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郡牧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孟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禮謁告其吉凶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往果驗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字遺之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於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壘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笏後爲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藥術隨其父謁之乃畫一道士乘雲把胡盧書

云指揮使高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中  
 裏攝府衙推王師伐荊州師寄南平王詩云馬頭漸入揚州路  
 親眷應須洗眼看是歲輸誠淮海獲解重圍其他不可殫記或  
 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上云今日還債幸州縣無更勘窮來日為  
 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為之茶毗之

出北夢  
瑣言

智者禪師

唐越州山陰縣有智禪師院內有池恒贖生以放之有一鼃長  
 三尺恒食其魚禪師患之取鼃送向禹王廟前池中至夜還來  
 禪師呪之曰汝勿食我魚即從汝在此鼃於是出外放糞皆是  
 青泥禪師每至池上喚鼃即出於師前伏地經數十年漸長七  
 八尺禪師亡後鼃亦不復見

出朝野  
僉載

法本

晉天福中考功員外趙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來云貧道於襄  
 州禪院內與一僧名法本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洽法本常  
 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  
 請必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  
 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峰之側曰  
 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焉故無  
 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林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  
 涯溪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  
 數聲乃風雨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峙身在三  
 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乃引其  
 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  
 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

太平廣記  
食畢法本送至山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叢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卽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涯豈金粟如來獨能化見者乎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九

釋證一

明長洲許自昌元祐甫校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疑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常知十

劉公信妻

僧惠祥

東晉義熙初金陵長干寺僧惠祥與法向連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遙喚向暫來向往視祥祥仰眠交手腦上云可解我手足繩向曰竝無繩也惠祥因得轉動云適有人衆縛我手足鞭箠交下問何故齧虱又語祥云若更不止當入於兩山間磕之祥



自後戒於齧虱焉出三教珠英

### 阿育王像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巖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啓即時就輦至齊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役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為靈應也出隋宮遺事

###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會瑯琊人也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牀淮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

而乃異之耶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訖而

終出冥  
終祥記

### 惠凝

元魏時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云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閱一比丘云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經嚴領眾千人閻羅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身立道已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

曰沙門之禮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  
 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財物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  
 出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  
 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先帝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  
 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  
 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  
 時魏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等寺  
 城東有寶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  
 并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  
 百人常在殿中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財  
 物造經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隱居脩道自此以後京邑  
 之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出洛陽記

靈隱寺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高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  
 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  
 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寺門  
 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臥迴眸眄寶飾將返  
 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之良  
 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門房竝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  
 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  
 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  
 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  
 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  
 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

居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  
 事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  
 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柞  
 木之上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於尚  
 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者年歲久遠賢  
 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沈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焉  
 出侯君素  
 旌異記

侯慶

宋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  
 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  
 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克金色馬  
 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餘唯有一子

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  
 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焉出法苑珠林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  
 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生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  
 為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  
 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  
 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  
 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山治鬼寧  
 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者乎僧曰有兩同學  
 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  
 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

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為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時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今出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為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

出冥報記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

悲悔誓不食蛤

出西陽雜俎

一說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劈之裂者文宗疑其異即焚香祝之俄頃之間其蛤自開中有二人形貌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像遂不知所在

出杜陽雜編

光明寺

洛陽宜壽里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光明寺咸云此是荀勗故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即時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擒

太平廣記  
卷之九  
之出洛陽  
伽藍記

### 十光佛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標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跡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長安中盡傳其名真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召數工及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聞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

出宣室志

###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濶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為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

脩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  
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  
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  
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  
妻使婢請匠工為造一佛初成以綵畫其衣有一點水污像之  
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  
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  
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

出冥報記

### 韋知十

唐右金吾衛曹京兆韋知十於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  
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還  
復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

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

出冥報記

###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  
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  
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  
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  
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  
曰為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即憑妹  
夫趙師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  
寫法華經未裝潢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范師子  
許乃與父兄云今既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  
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家為母供養後夢見母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九  
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  
母言已得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  
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  
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  
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  
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  
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今已得  
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  
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

釋證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長樂村聖僧

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長樂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給僧食忽  
於途中得一僧座具既無所歸至家則寶之後因設齋以為聖  
僧座齋畢眾散忽有一僧扣門請食主人曰師何由知弟子造  
齋而來此也僧曰適到漉水見一老師坐水濱洗一座具口仍  
怒曰請我過齋施錢半於眾僧汗吾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  
禮謁老僧不止因問之曰老闍梨何處齋來何為自澣僧具言

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來主人大驚延僧進戶先是聖僧  
座座上有羹汁翻汗處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貧卒辦此齋施錢  
少故衆僧皆三十佛與聖僧各半之不意聖僧親臨而又汗其  
座具愚慙言冥心既差別又不謹慎於進退皆是吾之過也出紀

###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頗知名開元二十三年春往溫縣道左有小草堂  
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寫一切經其人年且六十色黃而  
羸瘠而書經已數百卷人有訪者必丐焉或問其所從亦有助  
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卽仲將季將兄弟也父亦典郡  
莊在溫唯有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爲性不好書唯以樗  
蒲弋獵爲事父卒時家僮數十人資數百萬莊第甚衆而仲任

縱賞好色荒飲博戲賣易且盡數年後唯溫縣莊存焉卽貨易  
田疇拆賣屋宇又已盡矣唯莊內一堂歸然僕妾皆盡家貧無  
計乃於堂內掘地埋數甕貯牛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賀  
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後與僮行盜牛馬盜處必五十里外遇牛  
卽執其兩角翻負於背遇馬驢皆繩蓄其頸亦翻負之至家投  
於地皆死乃皮剝之皮骨納之堂後大坑或焚之肉則貯於地  
甕晝日令僮於城市貨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餘年以其盜  
處遠故無人疑者仲任性好殺所居弓箭羅網弋彈滿屋焉殺  
害飛走不可勝數目之所見無得全者乃至得刺蝟亦以泥裹  
而燒之且熟除去其泥而蝟皮與刺皆隨泥而脫矣則取肉而  
食之其所殘酷皆此類也後莫賀咄病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  
下煖其乳母老矣猶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復蘇言曰初見捕去



與奴對事至一大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最西頭判官不在立仲任於堂下有頃判官至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見仲任驚而引之登階謂曰郎在世爲惡無比其所殺害千萬頭今忽此來何方相拔仲任大懼叩頭哀祈判官曰待與諸判官議之乃謂諸判官曰僕之妻姪屈突仲任造罪無數今名入對事其人年命亦未盡欲放之去恐被殺者不肯欲開一路放生可乎諸官曰名明法者問之則有明法者來碧衣跼踏判官問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殺者肯若不肯亦無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諸物類爲仲任所殺皆償其身命然後託生合名出來當誘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噉畢卽託生羊更爲羊馬亦爲馬汝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使仲任爲人還依舊食汝汝之

業報無窮已也今令仲任畧還令爲汝追福使汝各捨畜生業俱得人身更不爲人殺害豈不佳哉諸畜聞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無餘路乃鑠仲任於廳事前房中名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地可百畝仲任所殺生命填塞皆滿牛馬驢騾猪羊麀鹿雉兔乃至刺蝟飛鳥凡數萬頭皆曰名我何爲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咆哮大怒騰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盜盍還吾債方忿怒時諸猪羊身長大與馬牛比牛馬亦大倍於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曉諭畜聞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於是盡驅入諸畜乃出仲任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兼秘木至則納仲任於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於袋中諸孔中流出灑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遍流廳前須臾血深至階可有三尺然後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鎖之乃名諸畜等皆怒曰逆賊殺吾身今飲

汝血於是兼飛鳥等盡食其血血既盡皆共舐之庭中土見乃止當飲血時畜生盛怒身皆長大數倍仍罵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債今放屈突仲任歸令爲汝追福令汝爲人身也諸畜皆喜各復本形而去判官然後令袋內出仲任身則如故判官請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更來永無相出望仲任蘇乃堅行其志焉出紀

### 婺州金剛

婺州開元寺門有二金剛世稱其神鳥雀不敢近疾病祈禱者累有驗往來致敬開元中州判司於寺門樓上宴會衆人皆言金剛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其能爲乃以酒肉內口須臾樓上雲昏電掣既風且雷酒肉飛揚衆人危懼獨汗金剛者曳出樓外數十丈而震死出廣異記

### 菩提寺猪

唐開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長生猪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其歲猪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百餘粒出紀

###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殯積二十一日夜中而纔蘇卽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爲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

朝與思元同名者二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與二人三人內辦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名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令却簾名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既來此卽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因頓感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墮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元可捨等定之因簾

下投三疋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於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縷袈裟坐寶床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爲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蘇云向又爲菩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

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紀

### 僧齊之

勝業寺僧齊之好交遊貴人頗曉醫術而行多雜天寶五載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蘇因移居東禪定寺院中建一堂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自此絕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見錄至鬼王庭見一段肉臭爛在地王因問曰汝出家人何因殺人齊之不知所對王曰汝何故杖殺寺家婢齊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馬師與寺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怨之因搆青衣於寺主其青衣不藏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衆僧堂食未散名青衣對衆且箠殺之齊之諫寺主曰出家之人護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怒違而況集衆殺乎馬師贊寺主寺主大可不

納齊之遂箠朴交至死於堂下故齊之悟王之間乃言曰殺人者寺主得罪者馬師今何爲見問王前臭肉忽有聲曰齊之殺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爲人則所殺青衣與齊之辯對數反乃言曰當死時楚痛悶亂但聞有勸殺之聲疑是齊之所以訴之王曰追寺主階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馬師吏曰馬師命未盡王曰且收青衣放齊之初齊之入見王座有一僧一馬及門僧亦出齊之禮謁僧曰吾地藏菩薩也汝緣福少命且盡所以獨追今可堅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閭靜寺造等身像七軀如不能得錢彩畫亦得齊之既蘇遂乃從其言焉出紀

###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

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踰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  
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  
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  
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  
識王翁應聲答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  
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  
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  
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  
遍由是得免出紀

張應

歷陽張應本是魔家取佛家女為婦妻病因為魔事不差妻曰  
我本佛家女乞為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鎧鎧曰佛普濟

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鎧明當往其家其夜應夢見一人長  
一丈四五尺於南面趨走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鎧隨  
此人後而白曰此處如欲發意未可以一二責之應眠覺遂把  
火作高座鎧明日食時往應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尋瘥  
咸康二年應病甚遣人呼鎧連不在應死得蘇時說有數人以  
鐵鉤鉤將北下一板岍岍下見鑊湯刀山劍樹楚毒之具應忘  
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鉤將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  
何等應忘其字但喚佛而已俄轉近鑊湯有一人長一丈四五  
尺捉金杵欲撞應去人佈散走長人將應歸曰汝命盡不復得  
生與汝三日中期誦三偈取和尚字還當令汝生遂推應著門  
內便活後三日復死出神鬼傳

道嚴

有嚴師者居於成都寶歷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  
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  
不動久之忽聞空中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  
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既聞懼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人匿  
其軀而見其手乎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  
人好唾佛祠地我卽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漬吾肌且  
甚願以膏油傳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卽引  
去道嚴乃請曰吾今願見檀越之形使畫工寫於屋壁且書其  
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師見之  
無得慄然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  
神質甚異豐首巨準嚴目呀口體狀魁碩長數丈道嚴一見背  
汗如沃其神卽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命圖於西軒之壁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

八二

八二

八

十八

太平廣記

卷一百

